志怪 晋 祖台之

汉武帝与近臣宴会于未央殿，忽闻人语云：“老臣冒死自陈。”乃见屋梁上有一翁，八九寸，拄杖僂步，笃老之极；缘柱而下，放杖稽首，默而不言；因仰首视殿屋，俯指帝脚，忽然不见。东方朔曰：“其名‘藻居’，兼水木之精，春巢幽林，冬潜深河。今造宫室，斩伐其居，故来诉于帝。曰仰视宫殿，殿名未央，诉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；俯指陛下脚者，足也，愿陛下宫殿足于此，不愿更造也。”上为之息宫寝之役。居少时，帝亲幸河都，闻水底有弦歌之声，又有善芥。须臾，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数人，绛衣素带，纓佩乘藻，甚为鲜丽，凌波而出，衣不沾濡。帝问曰：“闻水底奏乐声，为君耶？”老翁对曰：“老臣前昧死归诉，幸蒙陛下天地之施，即止息斧斤，得全其居宅，不胜嘉欢，故私相庆乐耳。”献帝一紫螺壳，状如牛脂。帝曰：“朕闇无以识君，东方生知耳；君可思以吴○贻之。”老翁乃顾命取洞穴之，一人即受命下没泉底，倏忽还到，奉大珠径寸，明耀绝世。帝甚玩焉，问朔：“何以识此珠为洞穴之宝？”朔曰：“河底有洞穴之宝。”帝以五十万钱赐朔，取其珠。《书钞》一百五十八

建安中，河间太守刘照夫人卒于府。后太守至，梦见一好妇人，就为室家；持一双金（古唤切）与，太守不能名，妇人乃曰：“此○（竹恚切）。”○者，其状如纽珠，大如指，屈伸在人。太守得置枕中。前太守迎丧，言有○，开棺，见夫人臂果无复有○焉。《御览》七百十八

吴未亡前，常有紫赤色气见牛斗之间，星官及诸善占者咸忧吴方兴；惟张先于天文尤精，独知为神剑之气，非江南之祥。《御览》六

陶太尉微时，丧当葬，家贫，亲自营作；有一斑牛，已载致，忽然失去，便自寻觅。忽于道中逢一老翁，云君欲何所觅？太尉具答。更举手指云：“向于山冈上见一牛眠山圩中，必是君牛。此牛所眠，便好作墓安坟当之，致极贵；小复不当，位极人臣，世为方岳矣。”又指一山云：“此山亦好，但不如向耳，亦当世出刺史耳。”言讫，便不复见。太尉墓之，皆如其言。《御览》九百

义兴郡溪渚长桥下有苍蛟吞啖人，周处执剑桥侧伺；久之，遇出，于是悬自桥上投下蛟背而刺蛟，数创，流血满溪，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。《初学记

》七

晋怀帝永嘉中，谯国丁祚渡江至阴陵界。时天昏雾，在道北有社，见一物如人，倒立，两眼垂血从额下，聚地两处，各有升余，祚与从弟齐声喝之，灭而不见。立处聚血皆化为萤火数千枚，纵横飞散。《御览》九百四十五

隆安中，陈悝于江边作鱼罾（正匪切）。潮去，于罾中得一女人，长六尺，有容色，无衣服；水去不能动，卧沙中，与语不应。人有就辱之。悝夜梦云：“我是江黄，昨失道落君罾，小人遂见加凌；今当白尊神杀之。”悝不敢移，潮来自逐水去。奸者寻病。《御览》六十八

建康小吏曹着见庐山夫人，夫人为设酒馔（《御览》引作）。啖余，鸟啄罍，其中镂刻奇饰异形，非人所名（已上四句《御览》引有）；下七子盒盘，盘中亦无俗间常肴糗（《书钞》一百十四，《御览》八百四十九）。夫人命女婉出与着相见。婉见着欣悦，命婢琼林令取琴出，婉抚琴歌曰：“登庐山兮郁嵯峨，唏阳风兮拂紫霞，招若人兮濯灵波。欣良运兮畅云柯，弹鸣琴兮乐莫过，云龙会兮乐太和。”歌毕，婉便辞去。《御览》五百七十二

建康小吏曹着，为庐山使君所迎，配以女婉。着形意不安，屡求请退；婉潜然垂涕，赋诗叙别，并赠织成褱（《书钞》一引作单衫也）。《书钞》七十七又一百二十九，《初学记》二十六

吴中书郎盛冲（《御览》一引作仲，下同）至孝，母王氏失明。冲鬻行，敕婢为母作食；婢乃取蛭螬蒸食之，王氏甚以为美，而不知是何物。儿还，王氏语曰：“汝行后，婢进吾一食，甚甘美极；然非鱼非肉，汝试问之。”既而问婢，婢服曰：“实是蛭螬！”冲抱母恸哭，母目霍然开明。《珠林》四十九，《御览》四百十一又九百四十八

吴中有一士大夫，于都假还，行至曲阿塘上，见一女子，容貌端正，便呼即来（二句《书钞》引有）便留住宿。士解臂上金铃（《御览》引一作铃，一作合。下同），系其臂（《御览》一引作肘），下令更来，遂不至。明日，更使寻求，都无此色。忽过一猪圈边，见母猪臂上（《御览》一引作胛）系金铃。《御览》九百三十又七百十七，《书钞》一百三十五

廷尉徐元礼嫁女，从祖与外兄孔正阳共诣徐家。道中有土墙，见一小儿，裸身，正赤手持刀，长五六寸，企墙上磨甚馐，独语；因跳车上曲阑中坐，反复视刀，辄之。至徐家门前桑树下，又跳下，坐灰中，复更磨刀。日晡，新妇就车中，见小儿持刀入室，便刺新妇，新妇应刀而倒；扶还解衣，视小腹紫色，如酒槃大，炊顷便亡。鬼子出门儻刀，上有血，涂桑树叶，火然，斯须烧。《御览》三百四十五

荀晞为兖州镇，去京师五百里。有贡珍异食者，欲贻都邑亲贵，虑经信宿之间，不复鲜美；募有牛能日行数百里者，当厚赏之。有人进一牛云：“此日行千里。”晞乃命具丁车善馭，书疏发遣。旦发，日中到京师；取答书还，至一更始进便达。晞以其骏快，筋骨必将有异，遂杀而观之；亦无灵异，惟双肋如小竹大，自头挟脊着肉裹，故外不觉也。《御览》九百

蹇保至坛丘上北楼宿，鼓二中，有人着黄练单衣白帽，将人持炬火上楼。保惧，藏壁中。须臾，有三婢上帐，使迎一女子上，与白帽人入帐中宿。未明，白帽人辄先去。如此四五宿。后向晨，白帽人才去（已上十三字《御览》引有），保因入帐中，问侍女子：“向去者谁？”答曰：“桐郎；道东庙树是。”至鼓二中，桐郎复来，保乃斫取之，缚着楼柱。明日视之，形如人，长三尺余。槛送诣丞相，渡江未半，风浪起；桐郎得投入水，风波乃息。《类聚》八十八，《御览》九百五十六

会稽山阴东郭氏女，先与县人私通，此人估还于县东灵慈桥；女往入船就之，因共寝接，为设食螯。食，女将两螯上岸去。船还来至郭，逢人语此女已死。乃往省之，尚未殡也；发衾视之，两手各把一螯。《御览》九百四十三